

摄影艺术创作纪行



功道



徐英俊 著



吉林美術出版社



J404 / 011

摄影艺术创作纪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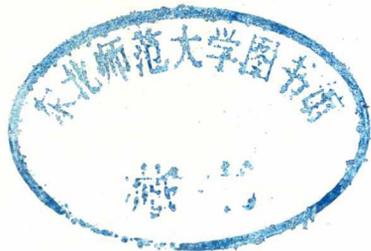
功道



徐英俊 著



01609400



吉林美術出版社

目 錄

祝賀與希望(代序).....	1	童趣.....	36
長相依.....	2	五谷豐登.....	38
園丁的胸懷.....	4	火暖情深.....	39
牧歌.....	6	沒啥說的.....	40
街市.....	7	野趣.....	42
探求.....	8	天國里的豐碑.....	44
創業曲.....	10	一方有難八方支援.....	46
暮歌.....	12	煤海之星.....	48
窗口.....	13	巾幗球星.....	49
瓊樓玉宇.....	14	林海晨曲.....	50
小夜曲.....	16	苜蓿.....	52
豐收情.....	18	天公的彩繪.....	53
古城春暉.....	19	人生之路.....	54
人際.....	20	希望之星.....	56
自由.....	22	句句對心思.....	57
金色的夢.....	24	春戲長白.....	58
情深似火.....	26	舞戀.....	60
月夜情思.....	27	升騰.....	62
家鄉小調.....	28	拚爭.....	64
報春.....	30	作品選.....	65
豐收序曲.....	32	故鄉情.....	68
訴.....	34	后記.....	70

祝賀與希望(代序)

拍照片容易，拍好照片就難了，要拍出許多好作品就難上其難了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徐英俊同志《攝影藝術創作紀行》的出版，是令人高興的一件大喜事，我由衷地表示誠摯的祝賀。

縱覽徐英俊的《攝影藝術創作紀行》，覺得發表的作品不僅題材廣泛，而且在藝術上也達到了一定高度，可以看出作者的藝術修養之深，攝影藝術表現技巧之妙。

生活是藝術創作的源泉。攝影家只有投身于現實生活，才能挖掘題材，才能創作出表現人民與時代主旋律的作品。徐英俊正是肩負着攝影家的使命，以極大熱情到如火如荼的生活中去，不畏艱辛，勇于探索，才創作出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。

文革后期，他的作品就常見于報端和影展中，在80年《吉林省首屆職工影展》中，他的作品獲得了一等獎，81年在《東北三省第九屆攝影藝術展覽》上，他的作品《創業曲》力克群芳榮獲二等獎。那時，我們還不相識，但他的作品給我留下了強烈印象。他的80余幅作品曾先后在全國、東北三省、省級影展、影賽中入選，并23次獲獎，在《中國攝影》等海內外刊物上發表了大量作品，一些作品還遠涉重洋到美國和前蘇聯展出。89年4月19日在吉林省革命博物館為他舉辦了《徐英俊攝影藝術展覽》，成為我省舉辦個人專展的第一位作者。

我們國家正處於改革開放的新時期，每天都在發生着巨大變化。攝影藝術，無可置疑地要為這個偉大時代服務。作為人民攝影藝術家，應拍出與時代同命運的好作品去推動社會前進。那種遠離時代，單純玩弄攝影技巧，為所謂藝術而藝術的作品，在時代面前是遜色的。徐英俊的《攝影藝術創作紀行》給了我們以啟迪，是值得稱頌的。

《攝影藝術創作紀行》別開生面之處，還在于它不同于一般攝影畫冊，不僅發表了題材廣泛，風格各異的作品，而且以散文形式記述了作者的創作構思、藝術手法、創作過程。應該說這是攝影書刊史上一次突破，一次有益的嘗試。讀了該書，對於經驗豐富者可以得到啟發；對於初學者可以學到創作經驗，就這種意義上來說，該書的出版是頗有價值的。

徐英俊是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、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會員、中國攝影家協會吉林分會理事、通化日報主任記者、通化攝影家協會副主席、高級攝影師。雖已躋身于攝影家之林，但藝海無涯，我期待他用心志灌注于其所見所聞，用拚搏去開拓攝影藝術的新天地。



作者

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
中國攝影家協會吉林分會秘書長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appearing to read '徐英俊' (Xu Yingjun),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.

長相依

三月，河水冲開冰雪的束縛，沿着峽谷向遠方奔去，它卷走了殘雪，卷走了灰色的煙塵和沉湎的倦意。早來的燕子撲打着翅膀，飛向淺藍色的蒼穹，帶來了春的勃勃生機。

我彷彿剛在冬天的沉睡中驚醒，慢條斯理地睜開困惑的眼睛，觀望着匆匆到來的一切。一股悵然若失之感縈繞心間——我還沒來得及到雪原中拍攝風光呢！身旁柔軟潔白的雪花却悄然逝去了。

但高寒山區仍然是千里冰封的景色，我準備找機會去那里搶拍一次冬景。

汽車離開朝陽鎮向大龍灣跑去，不到一小時，面前已呈現皚皚白雪籠罩的原野，我慶幸在春初還能拍攝到雪沃冰封的景象。雖然天氣漸漸地冷了起來，然而抑製不住興奮，使我周身“熱”了起來。忽然，茫茫雪地上過來一輛馬爬犁，我們竟不約而同的拍了起來。雖然明知拍不出好作品，失而復得的心使我們對這片雪地戀戀不舍。

大龍灣是火山噴發后留下的山口，面積很大，且樹木葱蘢，杉松在陽光照耀下留下頹長的影子，好象雪地上跳動的黑色精靈。我拍攝了一些風光片，可仔細思考一下，總感覺這樣的片子比較平淡。聽說金川有一座冬天不封的瀑布，就向鄉里的同志打聽“瀑布”的情況，他證實瀑布的存在并訴說着瀑布的景觀。由于對這奇景的興致和在獵奇心的驅使下，我決心到那里去看一下。幾經周折來到了瀑布旁邊，盡管同去的同志很是興奮，我却失望了。真是觀景不如聽景。到了瀑布面前似乎平淡多了。我覺得搞攝影創作，不能用常人的角度來衡量景物，因為攝出的風光片子好壞，是在廣泛的對比中評選出來的，這并非苛求。當然，在這里還是可以拍攝些小品，也算是因地制宜現場發揮吧。

清晨，朋友叫我起床出去看一下能拍點什么，由于我懶惰，不願爬出暖乎乎的被窩。等起床一看，在一場新雪裝扮下，整個村野神奇極了。我們匆匆收拾器材向村外跑去。站在村頭山崗上，可以看到村子的全貌。對着整齊的農舍，縷縷炊煙，正要選擇角度拍照，突然傳來一陣狗叫聲，我回頭一看，是兩只狗在樹林間向我們這些不速之客發出警告，說來也巧，狗的叫聲驚飛了樹上的落鳥，它們盤旋在樹梢之上，頓時我腦子里閃現出“比翼鳥”的念頭，舉起相機拍攝了這張風光片。

天上飛着比翼鳥，樹下戀着一對生靈，在新雪鋪就的山崗上，使我感知芸芸眾生相愛的良性，他們驅趕孤獨相伴而生，遂題名為《長相依》。

該片用尼康相機所攝，21·片，F8、1/250秒，攝于87年3月。

拍攝風光作品，最忌空泛的景物羅列，要給風光攝影作品賦予靈魂，作品才有生命力，才能給讀者帶來審美價值。我認為，不論龐大的景觀，還是一葉知秋的微觀世界，都可以把作者的審美感受表現出來，融入作者情思的作品才能牽動讀者的心。



不要把風暴
當作分手的長亭

不要把承諾
隨隆冬埋葬

即使冰雪
封鎖了每一條小路

遠山依然回蕩着
永恆的相許

園丁的胸懷

我接到省攝影家協會關於舉辦“首屆少數民族攝影藝術展覽”的通知后，感到這項任務不太好搞。原因是必須是反映少數民族內容的攝影作品才能參展。以前積累的一些片子，反映少數民族的作品很少。這樣，就得按要求到少數民族居住地去深入生活進行創作。

離我們居住地不太遠，有一個朝鮮族村落——河鮮村。這裡雖是漢、朝民族雜居，然而少數民族生活特點還較強烈。我們在河鮮村采訪的幾天里，盡管隆冬時節，亦然早出晚歸深入生活。

一天，正值下雪，我們冒雪拍一些人在雪中活動，不知不覺來到了村辦的小學校。這所小學校房舍較差，校園也不整齊，我和同去的影友商議準備拍一張小學生下課后活動的鏡頭。按着我們的設想，在校園里找了一株松樹做前景，等待拍攝時機的到來。不多時天空落下雪花，我們很興奮，鵝毛般的雪花輕輕地飄下來，一會兒地白了，松樹也掛上了白雪，我的腦海中設想着畫面的構圖，以松樹為前景，在白天的操場上涌動着穿着鮮艷服裝的一群兒童；或者是在飄灑下來的大雪中戲耍的一群少年，還沒等我構思完整些，下課鈴聲已經響了，我慌忙進入攝影的狀態中。等了一會兒，出來的只是幾個慢條斯理走動的孩子，真令人失望。

長時間在外面站立，手凍得疼起來，我們決定到校舍內暖和一下。進了教研室我不由一愣。辦公室很擁擠，一架風琴和幾種教具擺在牆邊，十幾張辦公桌拼擺在空間里，地中央是一個用汽油桶剖開后做的爐子，燒得木頭發出“劈劈叭叭”的聲響，爐子上面放着盛着水的瓷盆，團團白氣上升着，擴散着。幾位教師在伏案工作……一切都是這麼簡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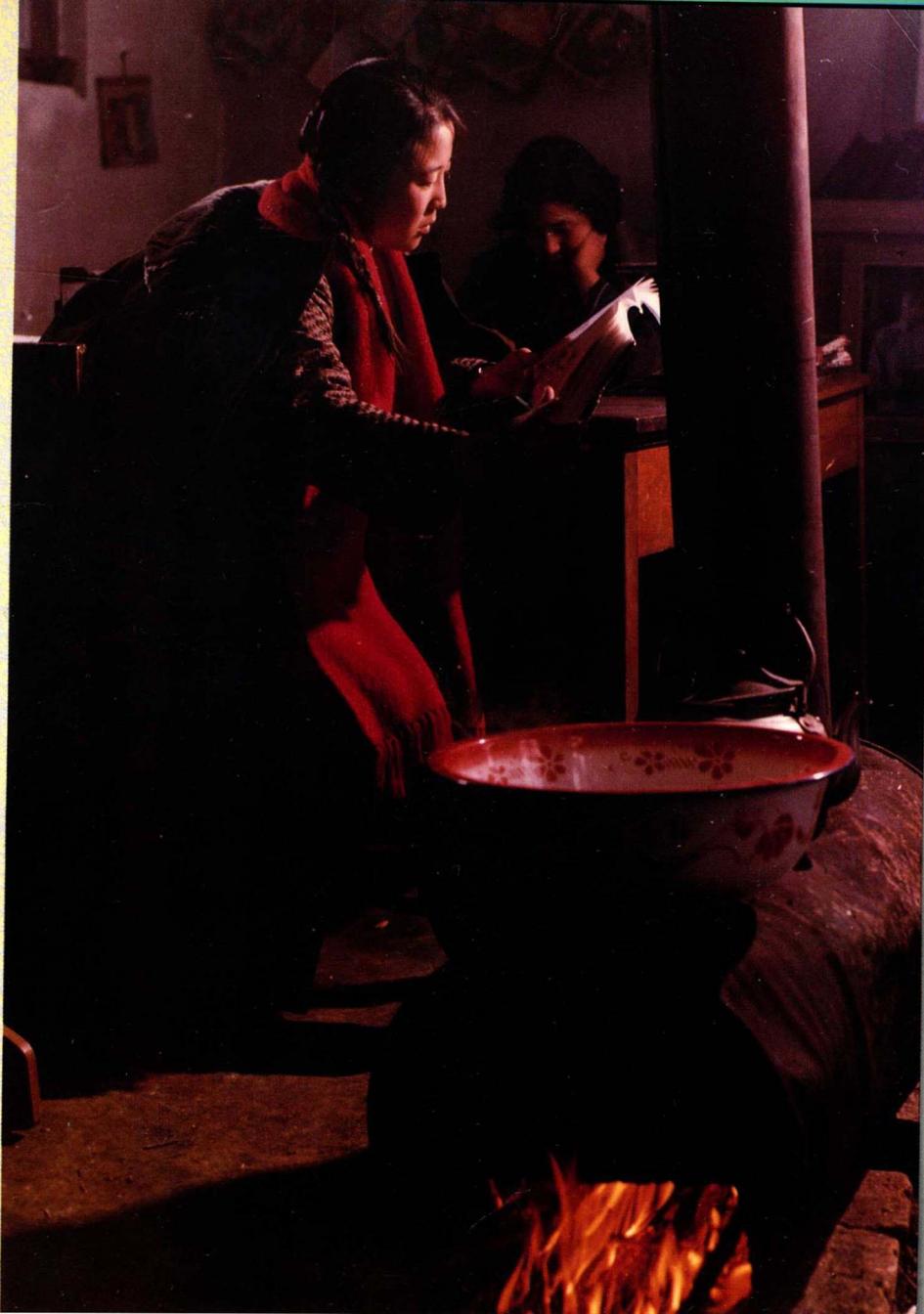
這情景使我想到城市中的生活，暖融融的辦公室，溫馨的陽光灑在室內，灑在只有幾張報紙和文件的辦公桌上，灑在擺着幾盆充滿春意的鮮花上……對比之下簡直是天壤之別，使我對鄉村教師們的敬意油然而生。我產生了要拍攝他們這種身在陋室雖苦亦樂勤奮工作的鏡頭。根據現有光綫和室內的陳設以及人物狀況，我決定以爐子為前景，以教師批改作業或備課為主要内容，襯以教具等來拍攝。為了深化教師內心世界的視覺效果。我請備課中的教師披上了圍巾。在光綫的處理上，我選用自然光和閃光燈照明相結合的辦法。強調閃光燈的造型作用。以壓暗背景的亮度。這樣拍出的照片前景很暗，如夜間工作的效果。用21片，F5.6、1/500秒。

這幅作品製作后，我擬用“園丁之歌”來確定其題名，后經同志們商議還是以“園丁的胸懷”較為合適，意在反映教師們雖苦亦樂忘我工作的豁達襟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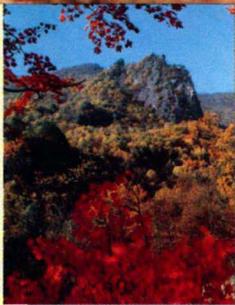
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，他們肩負着培養下一代人的重任，是人類文明建設的基礎工作者。他們在艱苦的工作條件下努力工作的忘我精神，使我久久不能平靜。

你的心
象融融的爐火
你的心
象燃燒的蠟燭
為了孩子的前程
你甘願奉獻自我

燭光頌



園丁的胸懷



牧歌

聽說集安“老虎哨水電站”是風光攝影的好去處，我帶着獵奇的動機，多次欲去那里採訪。然而由于交通工具解決不了，加之路途遙遠，久久不能成行。

入夏，我和影友找到一次去“老虎哨”的機會，總算可以夙願以償了。

清晨，我們興致勃勃地出發了。汽車在公路上行駛，我們觀賞着掠過的景物，極力想從路邊的景物中發現攝影題材，遠山樹

木葱蘢，近水碧波流去，田野里生長着茁壯的禾苗，好一派盎然生機的景色。

汽車行駛到地溝村時，突然下起雨來。這雨給我帶來了愁緒。搞風光攝影，陰雨天氣往往缺乏作品的表現力，似乎這倒靄的天氣預示着攝影創作的失利……

汽車突然來了個急煞車，使我從思慮中驚醒。原來是一群羊隊從山上小路跑下來，穿越公路向另一側奔去。羊是群體意識很強的動物，只要“帶頭羊”一跑，其它羊便會一呼百應緊緊相隨。我透過朦朧的車窗，望着冒着小雨匆匆而過的羊群，似乎是掠過窗前的一片白雲……

跑動的羊群給我帶來了強烈的感觀刺激，我的心被它們攪擾着。我覺得應找機會拍攝“羊群”，但沒能形成準確、成熟的構思。

老虎哨水電站，是中朝兩國合建的工程。地處鴨綠江中游險峻的狹窄水域。在兩岸之上，一條攔江大堤枕江而起，遠遠望去，真象突兀在大江上的石壁。

我們在距攔江堤幾百米處下了汽車，舉起相機觀察視野。由于臨近中午，又是陰天，攔江堤及水域上景色平淡。盡管調度拍攝方位，總覺得不盡人意。

自然景觀是構成風光攝影間架結構的主體，它需要光綫給它帶來生氣、活力。在平淡的散射光下，只能表現建築物的宏大，却無法刻畫它的神韻。

由于在老虎哨沒拍好風光片，在回去的路上又想起村中路遇的羊群來。伴着“咩咩”聲的羊群，宛如田野中的牧歌。到了村中，天下起了小雨。我們幾經周折，找到了牧羊人，和他說明要拍攝牧羊場面的願望。等了好一陣子雨停了，在我們央求下主人把羊趕了出來。

羊的視野中出現了拿着相機的陌生人，它們似乎產生了怯意，一忽兒擁擠在一堆，一忽兒匆匆跑去。

拍攝牧羊場面的佳作有很多，如何突破傳統模式，是拍好作品的關鍵。我急速把拍攝現場的客觀條件，融入思維之中，力求產生創造性的斷想。

我用慢速度表現羊群的動感，創作出寫意的畫面效果來。我站到羊群的右側，以山坡樹木為參照物，用F11、1/4秒，21°負片，使用尼康相機拍攝了這幅照片。

街市

攝影創作是諸多因素統一的結晶。只有把諸因素調度好，作品才會日臻完美。光綫是造型的語言，它和少女身上的衣裳一樣，是裝扮主體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。如何使用光綫，對攝影創作的成功與否是至關重要的。影響自然光變化的主要因素，是天氣和時間。作為攝影者，不可能有駕馭天氣的能力，但如何利用光綫的變化進行攝影創作，應該是攝影者的本領。

86年8月，我帶的相機里面還有部分膠卷沒有攝完，如果隨意拍些東西，還有些舍不得。這時天空下起雨來。我望着窗外的雨絲，透過玻璃望着街上的人物以及街道上的景物，感到雨中的街市，運行着的車輛，匆匆走過的人群，在雨水冲刷的玻璃后面形成一種朦朧的畫面。在似與不似，實與不實之間幻化着。我想起藝術所謂定義的玩笑，有人說含蓄就是藝術。這句話很可能不準確，當然含蓄是藝術的一種表現形式，應該追求含蓄的表現方法。在這句話的啟發下，我審視玻璃窗外的景物，腦海中閃出一個指令，到雨中去獵影。

撐着傘在雨中追攝過往的行人和街市上的事物。我發現由于雨下得很小，雨天的氣氛表現得平淡，甚至表現不出下雨感覺。這時我想到玻璃窗后的視覺效果，還是應該以玻璃為前景或掩體拍攝效果好，可這玻璃窗是固定的，如何來拍攝諸多街市上的事物呢？正在思考時突然汽車從我身邊掠過，啊！車窗，流動的玻璃。

我擠在汽車上選擇着能拍攝的題材。當汽車通過市場時，我看到高樓之下的人群。熙熙攘攘活動在雨中，色彩豐富，畫面充實，還沒等我拿好



街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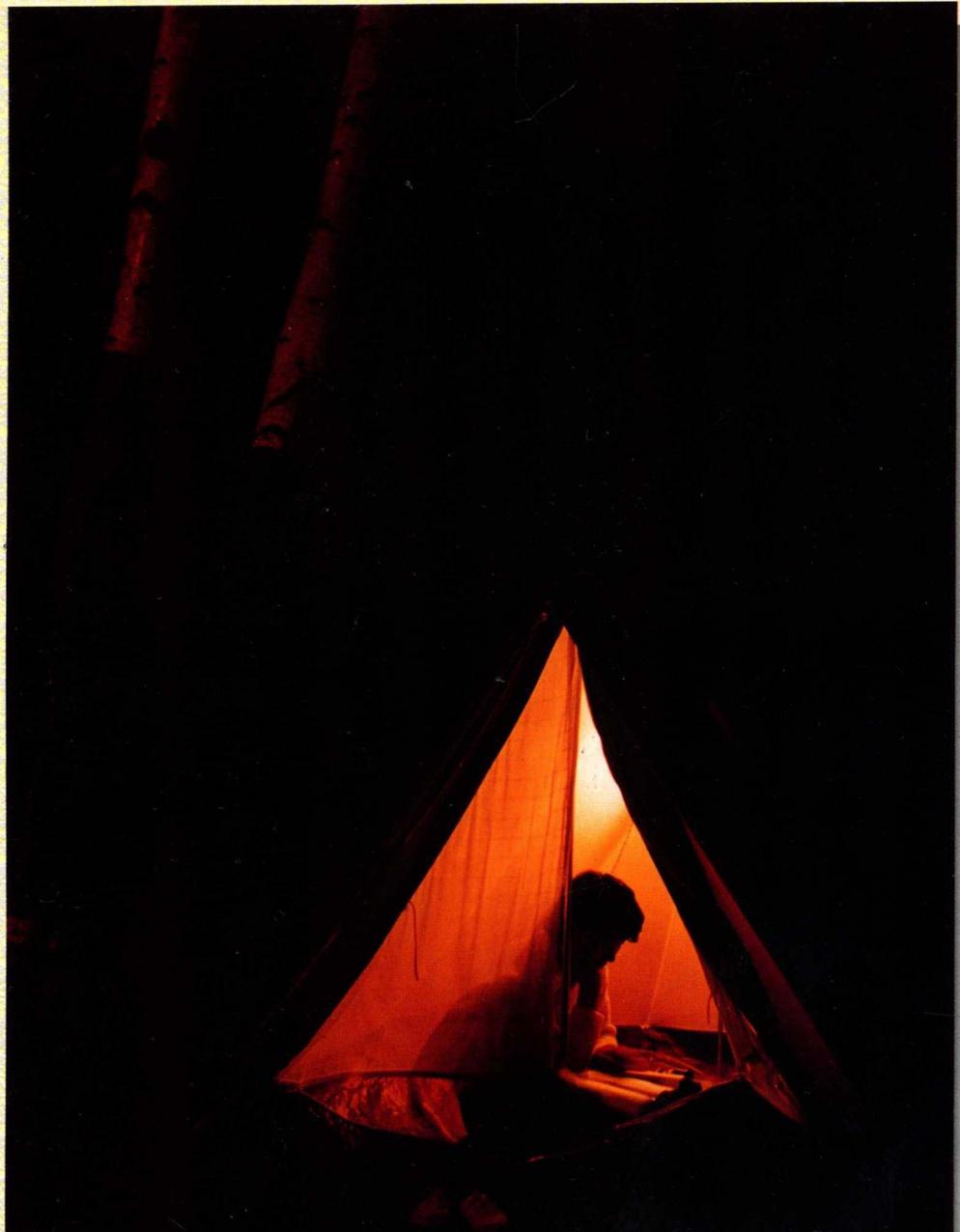
人勤菜豐

相機，車已開動了，為了拍攝雨中街市，我又重坐一次車，從車的玻璃窗拍攝了《街市》這幅照片。

用汽車的玻璃作為攝影的前景，要先做好拍攝準備工作。從曝光組合到焦距一應先決定好，車到了預選拍攝點抓緊拍攝，才能在較短暫的時間里，拍攝出預想效果的作品來。

攝影家的頭腦應該永遠活躍，保持執著的探求精神，面對浩繁的生活，才有可能拍出超前意識的作品來。無論是造詣很深的大師，還是初露鋒芒的新秀，昨天已宣告結束，新的作品永遠靠開拓精神去創作。

《街市》這幅作品使用哈蘇120相機，21·負片，F8 1/30秒拍攝。



智海中的聖火
照亮了
黑色主宰的夜河

出徵



1986年8月，省計劃生育系統舉辦攝影學習班，我被邀去講課。學習班結束後，和學員一同去長白山參觀實習。長白山是原始森林自然景觀的保護區，那裏有火山口遺址形成的天池，落差68米的瀑布，是東北第一高山，吸引着遊客紛紛而來。

去長白山參觀的路有兩條：一是從松江河坐汽車，通過長白山高山臺地，直奔長白山西坡。另一條是從二道白河坐車，沿着林區公路直達長白山瀑布下。

我們從二道白河坐汽車在公路上跑了40多分鐘，到了長白山區的門戶——長白山自然保護局白山管理站。這裏是進入長白山保護區的第一個景觀區，次生林帶的白樺林，在藍色天空映襯下形成鮮明和諧的節奏，宛如躍然大地上的音符。在白樺林叢中開設的旅游宿營地，紅的、黃的、綠的彩色尼龍帳篷，給原始森林帶來了生機。看到這景觀，我設想着，如果篝火燒在這宿營地將是什麼樣呢。

汽車穿峽越谷奔馳兩個多小時到達長白山主峰下，茂密叢林不見了，矮曲的岳樺林和高山牛皮杜鵑是這裏的主要植物。瀑布發出的濤聲，振蕩着山谷。使我深感大自然的恢宏，一股威懾之感，使我產生恐懼的心緒。

沿着三江之源沖積而成的河谷往下走不遠處，有一座小橋。跨越小橋在不遠的半山腰處有一“小天池”自然景觀。這裏是水滿不外流，又終年不涸的水潭。我在這裏選擇不同角度拍攝了一些鏡頭，但因沒什麼新角度，也只不過是應景之作而已。

我思索着攝影創作，要把作品拍好，勤奮是搞好創作的基礎。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，我決心去白山管理站搞一下嘗試。

第二天，我們一行五人搭乘汽車到達旅遊點。這裏工作人員介紹了他們的工作狀況和環境特點。按着他們指點，我們在森林中探勝，在密林深處也發現了一些題材，拍了不少鏡頭。

夜深了，躺在松軟的氣墊床上，在靜寂的森林中沒了睡意，聽着遠處偶爾傳來的蟲鳴。我和同伴談起了事業，談起了生活，談着人生中的坎坷和事業上的困惑。“咱們出去看一下吧，也許會發現什麼寶貝呢！”我的同伴建議道。

深藍色的天空中鑲着一輪彎月，給空曠的宿營地帶來了詩意。在難得的寧靜怡人的森林夏夜中，我們盡情領略這自然界的恩賜。這時，我們發現在不遠處的一個單人帳篷中，一位女性在那裏讀書，她求知的精神使我很為折服，我不忍讓這升騰在寧靜中的瞬間消逝，悄悄拿出相機，把光圈定到F2.8處，用1/30秒拍攝了這幅作品。

無論她是在探索人生的真諦，還是探求知識，精神上的充實，心靈中的勤奮，將把她帶到理想彼岸。

攝影和大千世界自然屬性相同。美在生活中，美在和諧的氣氛中。只要你鍥而不舍，或壯麗、或秀穎、或朦朧都將成為獵獲的杰作。



深深的轍印
記載着一場雄壯的
巡禮

攝影，以其真實的鮮明特征，區別於其它姊妹藝術。但攝影藝術并非是機械地再現生活，而是在生活真實基礎之上，寓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的辯證統一。作為一名攝影工作者，只要在長期生活積累中，不斷提高對生活的認識，發現生活的真諦，才能把生活升華成藝術。

如何發現和拍攝生活中具有典型意義的瞬間，除必要的技術技巧，往往在同樣條件下搞攝影創作，決定成敗的是藝術修養的差別。

在我諸多生活積累中，涉及煤礦生活而又對我影響較深的，要算是遼寧撫順露天煤礦了。宏大的采掘場面，千尺階梯式煤層，呈現在空茫的曠野里，使我第一次感到大工業的宏偉，使我震驚於人類開發自然的回天力量。沸騰的生活使我不能忘懷。

事隔數年，我到通化礦務局五道江露天煤礦采訪。這是一座剛剛開發的我省第一座露天煤礦。剝離表層之後，即可看到蘊藏在不深處的煤層。從現狀來看，不成規模，顯得雜亂。與撫順煤礦相比相差甚遠。然而工人們在這塊大地上忘我地工作着，為了多出煤，出好煤，付出了很大代價。作為一位攝影工作者，應該歌頌這些為“四化”建設的創業者們。

拍攝工業題材，應以渲染工業氣氛，描寫工業生產的宏大氣勢為主，這樣可以把工業題材反映得熱烈而真實。我曾試圖拍攝鑿岩機、拍攝遠方滿載煤炭的汽車隊、拍攝作業中的人物，但總覺得表現還不夠準確，造型語言不含蓄，沒氣氛。我採取了多側面，多方位觀察的辦法在礦山中徘徊，轉了整整一下午。

傍晚時分，露天礦北面一排采掘設備突然冒出白煙，在側逆光的照耀下，很富生氣。由於白煙上升掩飾了遠處不規則的房舍，給畫面帶來了一種簡捷的造型語言。我抓住了這一時機，緊張地思考構圖，選擇拍攝角度。我發現汽車留下的車轍在泥水交錯之中顯得很強烈，使我感覺到這是創業者為“四化”大業譜寫的交響樂章。我等待着運輸的汽車出現在畫面上，為了表現汽車的動感，曝光組合調到1/30秒，F11上。等汽車行駛到我選定的畫面位置上按動了快門。遺憾的是在我按動快門時，汽車突然轉變了方向，相對速度降低，沒能把汽車拍出動感來。當我卷片準備拍攝第二張時，意外的是膠片用完了。

為了強化黑白反差，我選用了硬性放大紙製作，使宏大的工業氣氛得以渲染。

九月，山外還是一派濃鬱，長白山却以它絢麗多彩吸引着萬千游人。她象豐潤雪白的少女，穿着艷麗彩裙，在茫茫霧海之中時隱時現，邁着多姿的舞步，撩撥着人們的情思。

踏入長白山和門戶——安圖縣二道白河，如同來到森林王國。舉目望去，挺拔俊秀的美人松似俏女亭亭玉立，悠然在微風奏出的輕音樂中翩翩起舞。她那窈窕的身姿在晚霞裝扮下，披着玫瑰色的盛裝，更加楚楚動人。

我在二道白河通化礦務局賓館剛辦完住宿手續，西邊天際漸漸染上了紅霞。出于攝影工作經驗的推測，不可多得的攝影機遇即將來到。我一口氣跑上五樓平臺，極目遠望，一幅美麗的畫圖盡收眼底。火紅的夕陽帶着眷戀之情依依不舍地向地平綫走去，把離別的情意化作緋紅，撒向天際，撒給人間，宛如多情的姑娘，告別情侶羞紅的臉龐。

掠過蒼穹的高山雲燕，穿梭般飛旋在宏大的天地之間，奏出悅耳的旋律。在這即將閉幕的白晝舞臺上，留下壯美、和諧、令人亢奮的尾聲。

我忘情地舉起相機，拍攝了雲霞——原始森林頭頂的桂冠；我追逐着高山燕群——在白晝舞臺尾聲中擔任主角的歌唱家；我瞄準蒼松——維護生態平衡的大地擎天柱。

驀地，天幕上的色彩愈染愈烈，把森林交響樂推向高潮。我腦海中忽然響起了貝多芬第六交響曲所描繪的“田園”悠揚、和諧、流暢的旋律來，使我面對長白山自然風光激動不已，浮想聯翩。我真感謝上蒼賜給我的偏愛，使



我又一次感受到廣袤大自然的魅力和無以倫比的壯美。

對着目不暇接變幻的雲霞，我拍攝了許多鏡頭，當我從攝影興奮狀態中冷靜下來，我意識到單純記錄天幕上的晚霞，還是平淡之作。要突出作品的特性，就應該突出長白山典型特征，我覺得應該把婀娜多姿的松樹攝入畫面，我以松樹為前景，把晚霞、落日拍入畫面背景中。落日 and 晚霞呼應着蒼松，奏出一首大自然的抒情曲。遂題名為《暮歌》。

《暮歌》是以晚霞來渲染氣氛，在曝光組合處理上，以天空亮度做為曝光依據。經測試，以1/125秒、F11，使用21'片用尼康相機拍攝了這幅作品。

風光攝影是題材廣泛的攝影門類。除自然風光以外，諸如城市風光、園林風光都是我們可以攝獵的題材。拍攝風光片僅注意表現它的“美”是不夠的，還必須讓作品獨具魅力，才能在觀眾的心理產生共鳴，產生震動。

泰戈爾說過：“藝術家是自然的情人，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隸，也是自然的主人。”因此，要用烈火般的熱情投身到自然中去，苦其心志灌注生命於所見所聞，才可能創出優秀作品來。

長白山下有一個馳名中外的林區叫“露水河”。露水河的開發只幾十年的光景。在這個林業局里，既可以看到根深葉茂的原始森林，也可以看到原始森林采伐后長出的次生林帶。或是醉人的深秋，或是皚皚積雪籠罩下的莽原，都以她別開生面的風姿吸引着大量攝影家。

我們幾位攝影迷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坐火車去露水河創作，從通化去露水河要在火車上度過八、九個小時。難耐的，令人疲勞的火車旅行，叫人產生焦急之感。我們談到日本的高速列車，談到飛機，無論談到什麼，火車還是按着這種節奏運行。

露水河是長白山下的小鎮。雪下得早，離得遲，加之工業污染少，整個曠野格外清新，雪地如棉絮一樣潔白。我們剛從城里來的朋友竟興奮地吃起雪來。

按着我的喜好，非常偏愛雪野中的白樺。她亭亭玉立，挺拔秀逸，不愧為森林家庭中小巧聰慧的俏女。當然，第一個拍攝點就是去白樺林了。我們坐着汽車在森林公路上跑了多半個小時，看到了一片樺林。當我們從車上跳下來之后，又無從下手了。拍攝樺林還是林區風光，眾說紛紜，只好採取各選角度“分兵作戰”的辦法。我喜愛樺林，更愛明澈的藍天。雪原上留下樺樹碩長的影子，在藍色天空的呼應下，相映生輝。使我不由地產生一種淨化的情思，面對這恬淡的幽美自然界，我選用廣角鏡頭，拍下了這迷人的風光。

聽說這裏的農貿市場很活躍，我們又去市場獵影。一到市場真給迷住了。山貨齊全，工業品也很豐富。影友們有的拍攝人物，有的拍風景。這時，我站在市場的上面用魚眼鏡頭一看，市場變成了眼睛一樣的形狀，使我感到這是反映經濟的窗口，是窺視經濟變化的眼睛，我抓緊時間拍下了這幅照片。照片沖出一看，市場內人物沒有動感且棚頂缺雪，使我很失望，我決定再選機會重拍這幅作品。

露水河電報來了，說林區又降大雪了。不容分說，我們坐上晚車又去露水河。第二天天還沒亮，我們來到了這裏，一看到在車站燈光照耀下的雪松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好一派北國風光呀！



上午九點，我們又來到市場，市場上人來人往，棚頂已被白雪掩蓋。當按着我的構思舉起相機時，我發現了又一個失誤，即使把光圈放到最小F值上，速度只能放到1/4秒處。

現場光綫強度已無法改變，我又沒有低速感光片，只好采用這組曝光組合拍攝了。當然，在這種狀況下拍出的片子是動感不強的。我只好帶着遺憾離開了這裏。我羨慕專業攝影家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，為他們在事業上的奮爭、探索創造了先決條件。

攝影創作和其它藝術創作一樣，必須經過鏗而不舍的提煉、升華，才能產生優秀作品來。

這幅作品攝于1981年乍暖還寒的初春，是在一場大雪之後，出現千樹萬樹梨花開之美景時拍攝的。

對一名攝影者來說，拍攝雪景的機會很多，但拍攝到理想的雪景風光是很不容易的。它不但要求攝影者自身具有較好的素養和生活積累，更要依賴於天時與地利，如何反映好北國冬季風光，拍攝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雪景，則是我苦心追索的目標之一。

3月的一天傍晚，下起淅淅瀝瀝小雨，入夜雪雨交加。經驗告訴我，明早會有壯觀的樹掛，——不可多得的風光攝影良機。早早起來，透過朦朧的玻璃窗，皚皚白雪映入眼簾。一股創作沖動，促使我連早飯也顧不上吃，急匆匆走出家門。身後，在厚厚的積雪上留下了第一行深深的腳印。

在通化，拍攝風光片的理想去處，是座落在市區中心處的玉皇山公園”。那里可以遠眺市區、工廠和重巒疊嶂的遠山。渾江象一條玉帶沿着山勢向東南延伸，大雪使山下的一切都掩映得錯落有致。

面對銀色的大千世界，透過取景框，我却不知拍什麼了。看哪都美，舉起相機又落下。

我爬上望江亭，極目遠望，尋覓可以凝固起來的風光景色。突然看到在參天古樹掩映下的古刹，顯得冷峻相宜蔚為壯觀。玉皇閣鐘樓旁的古樹，掛滿了晶瑩剔透的銀花，給古刹增添了無限風光，真可謂景致天成！

當我踏着深雪來到古刹旁選擇角度，在取景框內又一次審時度勢時，一種欠缺、不甚滿意的感覺油然而生。此時，拍攝彩色片是不可能成功的，灰色的天空會給畫面帶來抑鬱的氣氛，雪也將變成死白，哪有生氣可言，況且色溫又偏高。我開始盼望天空能變晴朗，但又擔心由於氣溫稍高等不到太陽出來，樹上的雪會溶化了。忽然一陣寒風吹來，枝頭的積雪砸進我的脖子裡，增加了幾分涼意，我的心愈發不安起來。

我盼着天氣轉晴的良機，一直忍耐着沒按動快門。說來也巧，好象一只神奇的巨手拉開了陰沉的帷幕，湛藍的天空出現在樹頭閣頂。一股幸福的暖流涌入我的心中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我抓緊時間調整方位，迅速按動快門，等我再要拍第二張時，正好幾個上山觀景的青年人走進了我的取景框，我又一次按下了快門。

本片使用祿來福來相機，柯達120膠卷，21片，F8，1/125秒。

有人說攝影家和攝影師的區別在於耐性。此話也不無道理。